

陶渊明《读山海经》（其十）赏析

Appreciation of Reading *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* (10) by
Tao Yuanming

张亚欣

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（精卫口衔微小的木块，要用它填平沧海。）
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（刑天挥舞着盾斧，勇猛的斗志始终存在。）
同物既无虑，化去不复悔。（同为生灵不存余惧，化成异物并无悔意。）
徒设在昔心，良辰讵可待。（徒然存有往昔的猛志，天赐良机岂可等待！）

提起陶渊明^①，恐怕人们便会在头脑中绘出一位田园信步、悠然采菊的隐者形象来。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也说：“晋陶渊明独爱菊。”其实，陶渊明写菊并不多，只因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这两句诗太著名了，菊便成了他的化身，他和菊也成了中国文学里，乃至中国文人心中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。再加上他著名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《归园田居》《桃花源记》《五柳先生传》等传世之作，陶渊明遂成为寄托着中国古代士大夫清高洒脱、安贫乐道之理想的人物形象。

然而，作为一位被后人传说千余年的伟大诗人，非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不限于田园一派，他的生命人格也定有其复杂性。仅以诗歌表现来说，就有与平淡自然的陶诗主流风格截然相反的所谓“金刚怒目式”的出语形式。其中的代表，就是《读山海经》组诗第十首。^②

陶渊明《读山海经》组诗共十三首，记下了《山海经》和《穆天子传》中所载的一些神异事物，并由此生发出一些叹息、怒吼、感佩或哲思。

《读山海经》（其十）是由精卫、刑天的故事引发而来。^③精卫为复溺死之仇，竟要

收稿日期：2015-8-14

作者简介：张亚欣，女，山东友谊出版社人文图书项目部副主任、副编审。

① 陶渊明（365？～427），又名潜，字元亮，号五柳先生，寻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）人。

② 陶渊明的思想与性格具有复杂性，学者多有论述，本文不展开讨论。关于“金刚怒目”，缘于朱光潜和鲁迅的争辩。朱光潜在《陶渊明》一文中说：“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，有许多矛盾和冲突；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，他终于达到了调和和静穆。”（《诗论》，见《朱光潜全集》）鲁迅说：“就是诗，除论客所佩服的‘悠然见南山’之外，也还有‘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’之类的‘金刚怒目式’。”“陶潜正因为并非‘浑身是‘静穆’，所以他伟大。”（《题未定草》六、七，见《鲁迅全集》）

③ 《山海经》十八卷，多述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。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载：“发鸠之山……有鸟焉，其状如鸟，文首、白喙、赤足，名曰精卫，其鸣自詖。是炎帝之少女，名曰女娃。女娃游于东海，溺而不返，故为精卫。常衔西山之木石，以堙于东海。”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载：“刑天与帝至此争神，帝断其首，葬之常羊之山。乃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，操干戚以舞。”



口衔西山之木石，以填平东海。刑天为复落败、断首之仇，死后竟以残身操干戚，誓与天帝血战到底。即便是在《山海经》的神话世界里，精卫、刑天都是两个“不自量力”的复仇者。然而，神话的特点就是将“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”（恩格斯《反杜林论》），并因此而具有某种象征意义。

本诗“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四句，用精练传神的诗家之语概括了前述神话故事。起笔平直，然造境气势不凡。一“衔”一“微”，用想象摹状出精卫作为一只小鸟所能及的力量；“将以填沧海”，道出精卫竭己之力的指向——居然欲填平浩莽之沧海。“微木”与“沧海”对举，既提示了精卫复仇之不可思议，也突出了其决心之大，展示出了一“超人间的力量”。干，盾也；戚，斧也。“舞干戚”与前句“衔微木”“填沧海”一样，皆为健朗刚烈的动作性短语。再加上“猛志固常在”这一诠释提炼之句，不仅绘出了刑天、精卫勇猛凌厉之志，而且升华出了一种悲壮豪情之美。陶渊明爱用“猛志”一语，它也最能表现诗人个性中冲淡平和之外的另一面。比如《杂诗·忆我少壮时》中用“猛志逸四海”自述少壮之志。此诗中“猛志固常在”，可以说是借托精卫、刑天自道晚年怀抱。“同物既无虑，化去不复悔。”“同物”，同为有生命之物，指精卫、刑天之原形。“化去”，物化，指精卫、刑天死而化为异物。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，下句言其死后，精卫、刑天生前既无所惧，死后亦无所悔。这两句也正是对前句“猛志固常在”意蕴的充分阐发。“徒设在昔心，良辰讵可待。”结笔二句，慨叹精卫、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，然复仇时机终未能等到。猛志常在，虽使人感佩，而时机之不遇，终使人悲惜。慷

慨豪壮的诗情意象，至此转为沉郁悲歌，余味无穷。

《读山海经》组诗作于陶渊明晚年，刘裕篡晋之后。刘裕代晋称帝，又残忍凶暴，诛杀无辜，陶渊明对此充满强烈的义愤。因此，在《读山海经》和其他基本作于同期的诗篇（如《述酒》《咏三良》《咏荆轲》）中，诗人通过悲悼怀想上古神话、史实中的悲剧英雄，表达对晋宋禅代之际史事人物的强烈感喟，展现内心的道义原则与批判精神，表现出了“金刚怒目式”的笔风。

“精卫衔微木”这首诗借对古代神话中身死而精神不灭的精卫、刑天的吟咏，歌颂一种忠臣烈士生死以之的猛志奇节，一种不因存亡夭化而降心辱志的不悔之心。这首诗里，我们看不到陶渊明素来的随和平淡与“静穆”，而是一种对生命沉思的健朗有力的呈现。所谓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诗人内心始终存在的“猛志”，使他在迟暮之年对黑暗势力仍保持了不妥协的批判锋芒。

这种“猛志固长在”的精神，为历代志士仁人所传承，而且豪壮之气上升，“良辰讵可待”的悲忧褪去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就连婉约派词人的代表李清照也唱出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的豪迈诗句，近代革命家秋瑾女士表示要“拼将十万头颅血，誓把乾坤力挽回”！至于共产党人则是“猛志”精神和必胜信心、革命乐观精神的高度统一，陈毅元帅的“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阎罗”，坚信将来“人间遍种自由花”，就是这种不屈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的体现。

（责任编辑：周亨祥）